

雪峰

丛

湘西想象上编

湘西想象的民族特征与文化精神

文学意义上的湘西，诚然是指广义上的大湘西。

神话、传说、歌谣等口头文学早就在湘西这块神秘而广袤的土地上代代相传，
这更是一块被众多作家反复书写的地域性乡土。

张建安◎著



湖南省重点建设学科——怀化学院现当代文学学科资助出版
湖南省民族民间艺术研究中心重点招标项目（编号WYZX2014-1）资助

谭伟平◎主编

湘西想象的民族特征与文化精神

文学意义上的湘西，诚然是指广义上的大湘西。
神话、传说、歌谣等口头文学就在湘西这块神秘而古老的土地上代代相传，
它是一块被众多作家反复书写的地域性乡土。

张建安◎著

CIS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湘西想象的民族特征与文化精神 / 张建安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5. 11

ISBN 978-7-5561-1145-9

I. ①湘… II. ①张… III. ①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6029号

XIANGXI XIANGXIANG DE MINZU TEZHENG YU WENHUA JINGSHEN
湘西想象的民族特征与文化精神

著 者 张建安

责任编辑 肖贵飞

编辑部电话 0731-82683328

装帧设计 黎 珊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印 刷 长沙市雅捷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25.5

字 数 3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61-1145-9

定 价 42.00元

营销电话： 0731-8268334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总序

“雪峰论丛”是在湖南人民出版社支持下，由湖南省重点建设学科——怀化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组织出版的一套系列学术论著。本丛书计划分二期出版，共出版怀化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成员的专著10部，包括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在近五年建设期间，各研究方向成员的主要研究成果。这些学术研究专著，或从当代和平文化视野入手，探讨和平文化视野下战争文学创作的新动向新变化；或剖析有代表性的现当代文学典型代表，从单个作家作品去“窥一斑而知全豹”；或从湘西地域、民族文化传统入手，研究作家与作品所蕴含的文学想象；或研究现当代文学创作现象和发展趋势，在网络文学和科幻文学的例证中去寻求未来文学的发展走向和形态；或从叙事学、文化学、形象学的角度，发掘审美创作主体的价值观和审美变化轨迹；或从地方方言入手，探讨区域文学与语言文字的相辅相成关系；或紧密结合实例，分析区域文学与当代文化传播的关系，等等。虽然研究的主题比较发散，研究的内容不尽一致，但都能归结到一种精神，即百花齐放、姿态万千、不屈不挠、昂扬向上的雪峰精神，充分展示了学科成员蓬勃向上的探索精神、勘本溯源的求实态度和彰显民族张力的家园意识，同时也因为专著作者都是位于雪峰山下的研究学者，故以“雪峰论丛”命名之。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雪峰论丛”遵循“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创新是文艺的生命”（《习近平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上承中华传统文学和文化的精神脉络，根植湘西

民族文化和文学的肥沃土地，突出依据地方文学和文化资源，开展区域性特色研究的价值取向，注重将传统学科的学术研究与当代社会热点问题结合起来，提倡交叉学科、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的多视角研究，将文学、文化研究同社会现实相结合，同文学创作的实践相结合。我们冀望通过汇集“雪峰论丛”的这些著作，能体现出学科建设对科学的研究的牵引作用，从而能起到对地方民族民间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推动作用。果能如此，则额手称庆也。

谭伟平

2015年10月20日于怀化学院

前 言

本书论及的湘西，指湖南西部地区，在我的潜意识里，湘西在地域上应该包括今天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市、怀化市和邵阳市的大部分地区，大抵也就是指国务院划定的“武陵山片区”的湖南部分。按此划分，我也是个湘西人。

湖南清绝地，湘西多俊奇。

湘西崇山峻岭，河网密布，多雨多雾，也盛产传奇。

湘西因与多省交界，更兼多民族杂处，历史上纷争不断，造就了湘西人顽强不屈的品格和刚毅蛮勇的精神，久而久之，这些品格和精神就形成了一种文化，这是一种刚健质朴的文化。

湘西山高林密、滩多浪急，湘西人在现实生活中时不时有各种不测发生。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常常听大人们言：某某上山一趟回家，就不晓得说话了；某某走一晚上的夜路，就没来由地疯癫了；更有甚者，某某本是个善好之人，突然一夜醒来，居然有鬼神附体了……凡此稀奇古怪的事情，一般的老百姓是无法解释清楚的。无法解释的事情一多，人们就相信这世界有鬼、有怪、有神，相信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掌控着他们的命运。于是湘西人只好用神、用巫等来解释那些无法解释的现象，这就产生了一种原始神秘文化，有人称之为“巫傩文化”。

在现实生活中，湘西人苦难的事情特别多，但他们乐观旷达，面对突如其来挫折与不幸，他们用笑声抚平痛苦，用歌舞稀释苦难。特别是一些弱小族群，如隆回、溆浦等地的花瑶，传说其先民早年是遭受官府追

杀，东躲西藏而来此偏地，真可谓千里逃生、历尽劫难，但他们不悲伤、不沉沦！在现实生活中，花瑶男女竟喜欢用大红、大绿、大紫的颜色来装饰生活，蓝天之下的青山绿水间，有一片片大红大紫的出现，该是怎样的一个绚烂和美艳？这种绚烂和美艳，难道不是一种浪漫的人生抒情吗？难道不可以理解为花瑶人对生命尊重、对生活热爱的美好人生态度吗？用歌声来掩埋苦难，用绚烂来装饰心情，这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浪漫优美的抒情文化。

偏远湘西，经济落后，自然条件相对恶劣，历代统治者也通常把湘西作为惩罚文人或贬谪官员的首选之地。于是，屈原、王昌龄、刘禹锡、柳宗元、魏了翁、王守仁等文化先贤来到了湘西。他们是一群才华横溢的人，也是一群品格超拔的人，他们在湘西这片“蛮野”之地，或撰写诗文，或创建书院，或传经布道，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这就是湘西的“流放文化”。这种“流放文化”给湘西民众留下了深刻的精神印记，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特别是屈原在流放期间创作的诗歌，张扬崇高的人生理想，宣示伟大的生命意义，形成瑰丽的浪漫主义诗风，呈现出强烈的家国意识和民族精神。可以说，湘西流放文人播下了奇特优异的文化种子，湘西的民俗和地理所蕴藏的“气场”与流放文人身上的“气场”，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呼应关系。正是这些流放文人的到来，才开启了这种封闭已久的神秘“气场”，这种“气场”在文字中弥漫的结果，则催生出后世无数的优秀作家和作品。

所谓湘西想象，就是以湘西为书写背景，在展示世人于湘西这块乡土中的生活习俗、情感方式、价值判断、生存形态的基础上，表达作家对于湘西的认识与期待、回忆与想象。文学意义上的湘西，诚然是指广义上的大湘西。神话、传说、歌谣等口头文学早就在这块神秘而广袤的土地上代代相传，这更是一块被众多作家反复书写的地域性乡土。我们知道，现代中国文学乡土想象具有特定的指向性，而湘西这块多民族杂居的乡土，自屈原以来就形成了一定的书写趋势。经过古代文学的培育和积淀，湘西文学一直弦歌不绝。但真正现代意义的湘西书写，则是20世纪以来的事

情。在沈从文笔下，湘西想象已蔚为大观。新时期以来，不仅有湘西作家孙健忠、谢璞、蔡测海、刘舰平、彭学明、向本贵、王跃文、肖仁福、贺晓彤、邓宏顺、刘志坚、刘虔、匡国泰、隆振彪、屈国新、曾维浩、邓湘子、田耳、马笑泉、于怀岸、周伟、刘诚龙、郑小驴、黄光耀、刘萧、李晓敏等人，而且其他地域的作家也纷纷加入湘西想象与表现的行列，如韩少功的寻根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彭见明的生命诗意图、黄晖的抗战电视剧等。显而易见，湘西书写已成为20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一道夺目的文学风景和重要的文学地图。

湘西实在是一块文气氤氲的土地，我们有幸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生活并工作于这里。我们感受着古老神奇的文化熏陶，我们有义务去亲近、理解和阐释书写湘西的文字。作家的文字是寂寞的，有如灵魂在静静地歌唱。对于研究者来说，他的研究是否有价值，是否有生命力，则在于他能否真正走进作家的精神世界，能否真正把作家留下的文字转化为自己的观念和思想。

纵观古今文学长河，我发现真正的文人是忧郁的，也是忧愤的，他们对人生，对世事，对生活多怀苦痛。文人喜欢做梦，通常活在梦里。无数的文人一触及现实，就显得很是不堪。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任何一个时代都存有虚伪、狡诈、阴谋和陷阱。

单纯而又有点才气的文人，多半是有些傲骨的文人，他们常常过于自信，不屑于去溜须拍马、投机钻营，于是，在现实生活中难免不遭人嫉恨或算计，由此可能挫折连绵、灾难不断。

在这片曾经流放过大文豪屈原、王昌龄的土地上，身为文人的我亦常常忧戚。虽然我没有屈原、王昌龄等那样的才华，但我却常常拥有与他们相同的心境，诸多的杂事琐事不平事常常弄得我身心疲惫和焦虑。深长思之，似乎也很正常，因为古今同理！

此刻，我想起我那两年前仙逝的母亲，想起她老人家一生对儿子的教诲和期盼。她的一生是苦楚而顽强的，她无疑也希望她的儿子在人生前行的道路上能藐视困难、超越苦境。于是，我不得不“逃出来看自己”，以

古仁人君子为示范，学习他们的旷达与洒脱，安天顺命。

但我耳边常常还有另一种声音响起：此生你应该还有理想，还有梦！

——是呀，知天命之年，我似乎还应该振作一下的，将目光投向远方，向前看、往前赶。

于是，我暗暗地告诫自己：文人啊，你可以学习屈原的诗歌与精神，但绝不可去模仿他的伤悲和绝望！

目 录



- 第一章 “湘西”与文学“湘西想象” / 001
- 第一节 多民族杂居的湘西及其文化特质 / 001
 - 第二节 神巫文化对文学湘西想象的影响 / 005
 - 第三节 湘西“流放文学”对现代文人的启迪 / 012
- 第二章 湘西想象的唯美与抒情研究 / 022
- 第一节 沈从文的湘西唯美想象 / 022
 - 第二节 乡村伦理与情感追问 / 033
 - 第三节 湘西女人与水月形象 / 047
 - 第四节 诗性叙事与哲学阐释 / 052
- 第三章 湘西想象的神秘与魔幻研究 / 063
- 第一节 客观写真与魔幻现实 / 063
 - 第二节 神秘叙事与暴力宣泄 / 077
 - 第三节 悲凉乡村与悲壮历史 / 093
 - 第四节 古城商贸与民俗演绎 / 108

第四章 湘西想象的游侠与血性精神研究 / 113

第一节 匪事文化与民族生命力 / 113

第二节 民族血性与湘西男儿 / 123

第三节 悲情演绎与文化批判 / 127

第四节 湘西往事与凄美神性 / 136

第五章 湘西想象的社会批判研究 / 143

第一节 书写现实与反思历史 / 143

第二节 平民情怀与悲悯表达 / 157

第三节 巴尔扎克式的湘西社会考察 / 170

第四节 “家族记忆”与“魔幻叙事” / 183

第六章 湘西历史和本土人物书写研究 / 197

第一节 传奇历史与家国理想 / 197

第二节 民族风情与官场写意 / 213

第三节 铜族文学的重要开拓 / 224

第四节 红军领导人滕代远形象 / 233

第七章 散文的湘西想象研究 / 244

第一节 湘西意象与诗性传达 / 244

第二节 大地歌吟与乡村抒情 / 258

第三节 故园怀旧与人事感伤 / 269

第四节 湘西山水与人文追问 / 282

第八章 诗歌的湘西想象研究 / 291

第一节 田园新诗的美学价值 / 291

第二节 现代诗歌的神性撒播 / 301

第三节 时空求索与生命感悟 / 317

第四节 湘西红土地的深情恋歌 / 327

第九章 异域文人的湘西想象研究 / 333

第一节 韩少功的“寻根文学”与湘西想象 / 333

第二节 湘西题材影视作品中的文学想象 / 348

第三节 电影《那山·那人·那狗》的湘西想象 / 359

第四节 《血色湘西》的民族精神与文化特征 / 376

参考文献 / 385

后记 / 390



“湘西”与文学“湘西想象”

第一节 多民族杂居的湘西及其文化特质

一、关于“武陵”

提到“湘西”，我们不得不先说说湘、鄂、渝、黔四省市毗邻的武陵地区。

一方面，“武陵”一词是一个源于自然发展绵延于历史过程中一个地域性概念。2012年，国家民委明确指出武陵山片区包括：湖南、湖北、重庆、贵州四省市交界地区的71个县（市、区）。其中湖南37个县市区，包括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市，张家界市，邵阳市的新邵县、邵阳县、隆回县、洞口县、绥宁县、新宁县、城步苗族自治县、武冈市，常德市的石门县，益阳市的安化县，娄底市的新化县、涟源市、冷水江市；湖北11个县市（包括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宜昌市的秭归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重庆市7个县区（包括黔江区、酉阳土家族

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武隆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丰都县)；贵州16个县市(包括铜仁地区及遵义市的正安县、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凤冈县、湄潭县、余庆县)。总面积为17.18万平方千米。^①

另一方面，“武陵”又是社会历史过程中的一个区划概念。“武陵”的名称起始于汉代所设的武陵郡，武陵郡“汉置，治义陵，在今湖南溆浦县南三里，后汉移至临沅，在今湖南常德县西。隋初废，寻复置，移今都德县治。唐置朗州，寻仍曰武陵郡，后又为朗州。宋曰朗州武陵郡，寻废”。^②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武陵”名称时改时复，延至宋以后，“武陵”作为行政区划的名称再未出现于文献中，元朝开始施行行省制度，历史上的“武陵郡”划归于湘、鄂、川、黔四省管辖，于是“武陵”被湘、鄂、川、黔边区所代替。但是，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历史行政区划分如何变化，“武陵”指现在的湘、鄂、渝、黔接壤的边区地州、县形成的以武陵山脉为中心，以土家族、苗族为主要世居少数民族并融土家、苗、汉、侗等三十多个民族为一体的、具有共同地理和文化特征的民族地区。

二、武陵地区地域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

文化是人们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它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大部分组成。武陵地区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以土家族、苗族文化为主体，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地域性文化。早在史前时期，武陵地区就已经形成了独具个性的地域文化。从地理形态来看，武陵地区是中国最典型的山区，因此，武陵地区的地域文化也体现为独具特色的山地文化。

由于武陵山一带是中国巫鬼文化的发源地，故而武陵地区的地域文化

^① 国家民委政府网. http://www.seac.gov.cn/art/2012/3/16/art_5461_150691.html.

^② 藏励龢，等. 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M]. 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2：125.

又是一种神秘浪漫的文化。明清时期，地方志对武陵山区的崇巫尚鬼习俗作了大量的记载，嘉靖《思南府志·风俗》卷一载：“蛮獠杂居，音语各异。——渐被华风，汉民尚朴，信巫屏医，击鼓迎客。”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风俗志》卷十九载：“州属多男巫，其女巫则谓之师娘。”乾隆《辰州府志·风俗》卷十四载：“信巫重鬼，所在皆然。”现在富于神秘性的傩文化在武陵地区民间还大量存在，如土家族、苗族民间的还傩愿；黔东北地区的傩堂戏；凤凰等地的傩戏；恩施三岔等地的还坛神；土家族的梯玛活动；古丈等地的“跳马”等。

武陵地区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使武陵地区的地域文化具有神秘浪漫的色彩，我们从屈原的《九歌》《山鬼》、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以及沈从文的作品中可以领略武陵地区地域文化的神秘意蕴，这种神性、魔性正是武陵地区地域文化的特征之一。武陵地区除土家族、苗族、汉族外，还生活着侗族、瑶族、彝族、白族等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有的是早先就居住在武陵地区，有的则是后来从其他地方迁来的（如侗族）。武陵地区从春秋时期开始就是多民族杂居地区，这种文化环境对武陵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它使得这一地区中的土家族、苗族为主体的民族文化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吸收汉、瑶、侗、彝、白等民族的文化，形成武陵地区以土家族、苗族文化为主的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多元文化。

三、“湘西”的地理范畴及其文化特质

本书所言“湘西”指的是广义上的“湘西”，即湖南省的西部地区，是武陵山片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涵盖沅水、资水上游、澧水中上游流域，包括怀化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市及邵阳市大部分县（市）和常德市西部地区，含湖南西部30余县市。

“湘西”历史悠久，战国时就属楚黔中郡。“湘西”这个名词，最早见于《晋书·地理志》。

在历史上，这种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势必造成原始、封闭、凝固的文化心理形态。但是，我们发现生长于这片相对独立的神奇土地上的人们既具西北那样的坚忍和豪强，又兼江浙那样的灵性和才情。

在中国版图上，“湘西”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板块，然而，就是这块看似偏僻的弹丸之地，却是中国罕见的少数民族汇集之地。在这里，除汉族外，还繁衍生息着苗、瑶、侗、回、土家、壮、仫佬、满、布依、黎、彝、白等四十多个民族。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地区的文学都负载着该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两千多年以来，由于漫长的巫舞巫傩文化与驱鬼逐疾的祭祀对湘西先民的浸染，更由于长期不断的各民族的纷争和湘、鄂、渝、黔、桂边域上的政治与军事上的矛盾冲突，使这一方地域形成了一种剽悍悲壮的传奇品性和神秘缠绵的抒情气性。

南国多雨多雾，还多山。

地域的山清水秀与醇厚民俗风情的滋润，无疑深刻地影响着湘西文人的审美感悟和艺术灵犀，这自然为湘西文学艺术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

连接湘、鄂、黔、渝四省市的湘西地区，具有丰富古老的民族文化资源。作为土家族、苗族、侗族、汉族等多民族聚集之地，其文化相互渗透。武陵地区民间文化底蕴深厚，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交相辉映。

在这里，不仅有世界自然遗产的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和崀山风景名胜区，而且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凤凰，有出土秦简的里耶战国古城，有曾繁华富贵的洪江古商城，更有新近获批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具有八百年土司制度的永顺老司城……

如此神奇的自然景观与历史人文景观融为一体，可谓“天人合一”，天下少有！

第二节 神巫文化对文学湘西想象的影响

要是有人问：“湘西”的魅力在哪里？

答曰：在乎山水之间也，在乎神巫文化也。

的确，“湘西”的神秘在乎文化，在乎它厚重的历史文化。

动人的民间传说，独特的考古文化，奇异的民族风情，多彩多姿的民间歌舞，别具一格的民间工艺，惊险的民间绝技和诡异的神巫文化。王逸《楚辞章句》：“沅湘之间，其俗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①《辰州府志》：辰州风尚“信巫重鬼，所在皆然”。《乾州厅志·风俗》：“楚俗尚巫信鬼，自古为然，乾州边地，岂能免乎？”《永绥厅志·苗峒》：“综记苗乡应祭之鬼共七十余堂。”受原始万物有灵观念的影响，湘西各民族以崇巫尚鬼著称，古人云，离地三尺必有神灵，而在里一草一木都有神灵。无论是神秘事象，还是信仰、祭仪、歌舞、绝技、傩戏，都带有酬神娱神和驱凶纳吉的色彩。可以说，神巫文化是湘西地方民族文化的灵魂。

一、神秘事象

湘西的神秘，首先在于其丰富的神秘事象，如辰州符、神兵、赶尸、粘粘药、过阴、放蛊、招蛇、锁蛇、落洞等。

(一) 放蛊

沈从文先生《凤凰》写道：湘西女性分别在三种阶段容易产生蛊婆、

^① 邓声国. 王逸《楚辞章句》考论[M].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76.